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红十 鲁彦周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高红十 鲁彦周

卷

重点作家专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95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高红十卷

哥哥你不成材	(1)
上 路	(35)

鲁彦周卷

乱 伦	(85)
苦竹溪,苦竹林	(118)



高红十卷

哥哥你不成材

—

他走了，走向我、你、他生活过的黄天厚土，去割断与之联系的最后
一根筋络。随口背出一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使他神情落寞如夕照荒
原。他不是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从前不是，现在不是，今后也不会是，
倒象是跪在吴妈面前的阿 Q。阿 Q 请求吴妈同他困觉。他请求面前站
着的女人网开一面，放条生路，同意他——离婚。

那年这婚事十分轰动十分有名，省报头版头条杨花似雪铺漫红火
时髦词儿。大学教授的儿子、大城市来的知青，自愿同山屹崂的贫农女
子结合。无论谁听说，心都被揉搓一下，渐渐渗出感动的汁水……

十二生肖如月轮回。他重新踏上那块土地，走的时光欲雪未雪，
天，干冷干冷。

这消息是你告诉我的，你仍爱着我的证明便是偶尔送来他的消息。
不忍看我的表情，总是背冲着我对我说。一扇宽厚如门板的男人后背。
我却看见一双眼睛，一双我能理解尊重却永远不曾心慌心跳的眼睛。

你觉得他这次能成么？后背说。

我不知道。

你不希望他成么？

我什么都不希望。

成了，你会和他结婚么？



没准我这辈子不结婚了。走吧,看书展去,听说能买到尼采的书。
我他妈讨厌姓尼的老头!

你骂出来,我好高兴。我知道你骂出来就没事了。心里不快只要骂出来便烟消云散,管他挨骂受过了酸窝窝、申二杆子、车站卖票的,还是弗洛伊德、刘晓庆、琼瑶、尼采呢。

你讨厌姓尼的老头,却买了一本他的书。塑料压膜装帧,3.47元一本,不便宜。

你爱我却同另一个女人结婚,就因为我上大学后,她帮你洗过衣服,中秋节往你饭盒里放过月饼,拉下水易如反掌,我毕业,你来找我,说还是我好,还是一块插队的人共同语言多。

喂,我可不当中央候补委员。我笑了,说,从来不当。我要进政治局,当常委。

别误会。你说,我不会离婚。我还想当厂长。私生活是效力最佳的污染剂,活力28都洗不清。

那你找我干嘛?

聊聊。她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聊。

合着,我什么都不会就会聊。明儿我录盘磁带卖你,你同磁带聊吧。

他妈的!

谁他妈的?

糖葫芦他妈的净是核儿。

他走了,什么没带,只带了一饭盒糖葫芦,抽出竹棍散装的。一个个象血红的大佛珠,谁也超度不了的佛珠。听他妈妈说,竹棍也洗净带上了。到那儿再串起来,他说。好让女儿惊喜快活。女儿小米7岁,来过三回北京。在她印象中,天安门若能吃也是糖葫芦味的。

爸爸还带走我的画,我给妹妹画的画儿。

画的什么?

太阳、月亮、狗、猩猩……

星星么?



不，是猩猩，动物园的黑猩猩。

总是他不在家我去他家。伯父伯母十分欢迎我的到来。我眼中的他们一次次见老，他们眼中的我呢？茶几一盏微残水仙，坐近反倒闻不见香。

最近又上哪儿出差？伯母问我。声称我是老两口平静书斋中一缕旋风。

深圳、珠海，我给小麦带的鱼柳。

小麦没有欢呼雀跃，接过东西放在桌上，走进另一屋做功课。

还没有么？伯母问我。

点头。摇头。

一缕暖意的凄然。伯母这辈人最可贵处，无论自己混得怎样惨，都不会泯灭无用的正义感和最后的同情。

门口一双马靴，云游四海，披满尘灰的马靴，男人的。

我撕纸撒屑般说着一些子闲话废话，天冷多穿点，留心别伤风感冒咳嗽肺炎；出门进门上楼下楼走慢点别摔着；小麦快考中学了，功课要抓紧；还有报社无关大雅的笑话和小道消息。

天已黄昏，话已黄昏。小麦扯一男人进屋，嚷嚷要看唐老鸭。

这是我叔叔。小男孩骄傲之极如同射中一只金色乌鸦。

你好。送过来一只男人的手，一双酷似他的眼睛。我见过你们的照片。

二

哦哦，相片上的我们真年轻！

春风说我们年轻。夏雨说我们年轻。担水走井台的小路说我们年轻。背庄稼的大绳说我们年轻。烨烨灶火说我们年轻。

被砍倒的糜谷儿子笑我们年轻。被留下的碱草刺蓟笑我们年轻。不打不走的松毛驴笑我们年轻。咬人的黄狗笑我们年轻。冻不死烫不死总也除灭不净的虱子虻子笑我们年轻。



我们知道饿，肚子成了空布袋。端起饭碗不管舂好不辨甜咸不抬眼皮不撒手地往嘴里刨。我们知道冷，脚趾头象猫咬，脸上长冻疮，冻得直想哭，又怕哭出来的眼泪冻在脸上。我们知道乏困，羊圈、粪坑、棺路旁，哪也敢倒，倒下就着，梦也没有。一觉醒来鲜活青碧如晨风中的洋芋，太阳下的高粱。

年轻使我们健壮，年轻使我们惆怅，年轻使我们胆大包天，年轻使我们浪漫荒唐。

年轻时我们一无所有，青春是我们万贯家当。

我和你同岁。他比我们大三岁，理所当然知青组长，又，生产队长。知青小组满员十二人，一打。这张照片是小组鼎盛期见证。

夏末秋初，一游乡匠人来到我村，会面板柜，会描瓦瓮，还会照相。老乡拧跳着不肯被照，怕把魂摄走。知青乐颠儿了，洗脸梳头换衣换裤，兴冲冲来到蓝天丽日下的荞麦地。荞麦正开花，粉白，翩翩蝴蝶一样的花。

吆上书记吆上队长吆上贫协主席妇联主任民兵营长咪，拽上同男知青好的后生同女知青好的女子婆姨咪。东拉西扯站满两垅人，龙在上凤在下，女蹲男站。预备——笑！众人笑脸留在农历七月荞麦花中间。

前排中间的我笑得光剩下一张嘴。你在我身后，高举一双裂嘴臭球鞋。他在后排紧边上，抿嘴作严肃状。我旁边蹲着改花，当年村妇联主任，唯一挣十分的女子，同我最要好。快门掀下的瞬间，她把头扭转，目光追逐花上的蝴蝶去了……

这张相照没多久，招工开始。一年之后招生开始，小组树倒猢猻散了，当然是象电影慢镜头一样地散了。

青春拗不过潮流。潮流听时代调遣。个人命运如鱼虾泥沙。

最后一次招工的大笨篱下到我村，小组只剩下我、你、他仨人。

走吧。他把表递给我，递给你。这次的工厂不错，北京的部级厂。

你呢？我问他，你也问他。

小组已经不存在了，干嘛总漂在一起。



你呢？你问他，我也问他。

我不走。

是不想走，还是走不了？

他不回答，扛着老镢，进了老马婆沟。青绿蒿草遮没他的背影，白羊肚手巾草梢上闪跳。沟里要垒三道石堰，等山水下来，淤十五亩田种杂交高粱，那种个子矮产量高打下的颗子人吃了不拉屎牲口吃了摇头晃脑的杂交高粱——张家塬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番全面治理规划内容之一。这规划小组满人时订的，照那张相时订的，贴在公窑的墙上。红纸已褪成灰白。

当晚川道队演电影，黑白片《白毛女》。村人观情踊跃，赛过小年。半后晌他早早放工。

电影场缺两个人，我看半截就回了。你走不脱，要脚蹬发电机发电，还要给那些看不懂的人一嘴婆姨一嘴汉地讲解——你最喜欢干的营生。

灶房有灯。炕梁靠着他，灶火屹崂坐着改花。见我进门，问我，完啦？好看不？

我说，不好看。

改花说，不晓得鸡窝顶石板了没，回呀。他担着桶去了井台。

我看管他担水，一趟一趟地。水缸荡荡地满了，后大锅荡荡地满了。

等他弯腰水缸边放桶门后搁担，我开口说话，很慢很清楚：我要淘缸。

他一怔，我已用马勺往外舀水，舀出水无处可放，一桶桶泼出院子。哗啦，荡着灯光，哗啦，荡着月光。一桶一桶泼出院子，桶桶都是清亮亮的井水。缸底淀一星半点泥沙。缸本来淘过没几天。

我说，你走吧；我担。叮了当唧甩两空桶朝井台去了。他没追我，阴沉的目光象看疯子一样地看我。

桶钩终于被人抓住，回头看，是你，我当下泄气，不担了，让给你担。

水缸荡荡地满了，后大锅荡荡地满了，底子上不见一星半点泥沙。那晚我的心就象飘在水皮上，荡荡地，荡荡地。



第二天我做早饭，锅底米汤屉上窝窝。他来灶房刷牙洗脸，交待昨晚与改花的谈话。

知青下乡第二年，曾发动村里女子反对父母包办婚姻，退彩礼，移风易俗，做时代新人。改花响应最为坚决。几年过去，知青走了。改花成了嫁不出去的大女子……

锅边溢出白气和米汤窝窝香。我从缸里捞出酸蔓菁，咣咣地切。话从刀缝挤出来，她为什么不同我说，同你说？！

他不回答。

我放下刀，抬头看他，从他眼睛里找到一种激情，殉道者的激情。

想当救世主吗？说哇！想解救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么？说哇！

他不说也不听我说，走了。留我一人象个老鸱。

我也决定走了，去那个离张家塬很远离家很近的部级厂子，和你一道。你过早流露出了却夙愿的欢欣。转粮食，迁户口，调档案并不顺。知青已成三孙子，热脸一次次碰人家的冷屁股。你却没骂，连一个脏字也没骂，文明礼貌象一个城里人。

走的那天九九重阳，秋风漫撒，糜谷甜香。他要主持第一场分配，没来送行，让改花送，让改花替他送。

改花掏出大把布证，红红绿绿，有几十丈。扯几身好衣服穿。从她那糙红脸上流露出喜气，我明白，他们之间有一件事——定了。

哥哥你不成材，我心中鼓涌起一首陕北民歌，象阳光煎焙的土地一般焦黄的陕北民歌，象鹁鸽脖上的哨声一般悠长的陕北民歌：

哥哥你不成材，
卖了良心才回来。

……

三

后来，到了工厂的后来，你对我说，他和改花并没有马上结婚。改



花离晚婚年龄还差两岁，他们都是队干都是党员不能那么做。又等了两年，等到批林批孔那年办的事。

婚事是按新生事物阵仗操办的。很隆重，上边来了不少的人。地区革委、县革委、公社革委，地区知青办、县知青办，公社知青办，以此类推，还有各级妇联、青年团、贫协、人武部系列。

八碗还是摆了，但不重要，很不重要。重要是两位新人三项比赛内容。

先赛诗。那阵小靳庄赛诗全国有名，张家塬也未能逃脱其雨露恩泽。他先背一首自己填词的卜算子，有这样两句：京城牡丹宫墙柳，难比改花艳——够婉约的。众人也不知听懂没有，反正一哇声喊好。

改花，一字不识一天书没念的改花自然比不了他，背了一首他教给的诗，背到半截卡壳了。第一回合算他赢。

第二项比簸箕——十分民俗十分乡土的节日。

我知道他的簸箕水平。知青小组做碾磨，串个麦子，压个豆钱钱，他好歹能煽打两下。可这次簸的是谷子——小米，碾子上碾第二回的谷子，糠是细糠，极有粘性地缠裹在米上。光煽光簸净不了，需用中指上顶针间或敲击簸箕帮。簸一阵，咔咔两下。簸一阵，咔咔两下。很有些舞蹈节奏和韵律。凭这，注定改花赢。陕北女子，哪个手上不带做活顶针，又有哪个男知青带这劳什子？

结果，你说的，结果他把未簸净谷米倒进改花簸箕，认输。

一比一，平。

最后一项比赛实弹射击。

虽说陕北离边境尚远，可那些个年，备战备荒是统帅全国全民的最高指示。何况，有人在远远的山头见到过或红或绿的信号弹；拉羊羔娃娃捡到过季风汽球飘来的台湾反标，我亲眼见，蒋经国对水深火热中的大陆公民的煽动讲演；还有公安员介绍的神秘电台呼号……知青最感兴趣这些事，很象小时看过的反特书。打仗，管他跟哪打跟谁打，终归一个改变现状出征天下的机会。当时不是有句很响亮的口号：站在家门口，胸怀全中国，放眼全世界么！？我们村每年不拘怎样农忙，武装基干民兵都要钻到山屹崂过一次枪瘾。打枪，他没问题。250度的近视



眼，只要慢慢来。

这回有了点不同：限时。可能县人武部长急等着吃八碗，也可能怕来宾耐不住腊月的严寒，总之一限时苦了他。

改花能瞄见对面山有一只瘸狼，拿土疙瘩砸跑远的头羊，一砸一个准。那眼神，全体知青绑一块儿也抵不住。

结果对他不利。结果却打成平局。结果成了一个凭添多多喜气的无头官司。

有人说改花帮他打了。有人说他根本枪法就不差甚。还有人说人武部长捣了甚鬼。总之，结局圆满，皆大欢喜，祝新人白头偕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吃吃，拣几指膘的白肉片喋！喝喝，不怕辣嗓子，六十度土烧灌他狗儿的！四喜发财！八仙过海！九九归一！鸡！老虎！杠子！虫！……红火热闹乌烟瘴气一片。

新闻媒介的倾向性在他一边。每个识文抓字的人扪心自问，都认为他做出了巨大牺牲。省报头版头条文章的题目《脱胎换骨，做时代新人》。

领导多半做官样文章，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词汇充满张力，放之四海而皆不准。

据说改花老子用烟袋锅子点着他的脑，训斥他不敢卖良心，坑害他女子。

据说村里一暗自乱爱着改花的青皮后生喜宴上喝醉了酒，吐出的污物又醉了一条四眼狗和三只麻花鸡娃。

只不知新炕席上坐着的一对新人做何感想？我总想弄明白却无处弄明白他和她当时的全部感觉。连我自己听说这事的感觉也丝丝缕缕说不清道不明，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了。

这一切过去十二年了。十二年我无处诉说亦无诉说的欲望。偶尔，多事的好心人问我为什么还不结婚，我会觉得身体的某一部分被硌一下，有点不舒服。但我会打哈哈而不会阖盘托出。这是我的私有财产，和那黄土高原青春岁月粘连在一起的私有财产，无需炫耀无需同情不容亵渎和侵犯的无价财产。今天我却对他——来自大西北的民族史研究生，他的弟弟说了。因为他指着那张相片发问，因为他有一双酷似



他的眼睛，和他有着相同的血肉之躯么？

四

你一来找我，就知道有了什么不顺。顺，你从来不来。每年你的生日，我会寄一明信片给你。我生日，盼你寄点什么，却年年失望。下次见面你会拍着脑瓜骂自己：该死！忘了。真懒怠搭理你这漏斗心眼的男人。

说吧，什么事？

报社办公室，不允许胡侃，何况你一脸临刑前死灰。我亦正而八经，象接待一走投无路的上访者。

有人要我的命！

别吓唬人！谁？

我们厂纪委书记。

什么事？

他把我文革中抄家事抖搂出来，告我是三种人。

我走过去，闭上门。怎么早不提晚不提？

下月该竞选厂长了。

你得罪过他？

分房时他多要，我没给，我记起你是行政科长。

这事公开了么？

还没，局纪委一老插哥们告我的。

找我能怎么办？

商量商量。又说，我还能找谁。

你爱人呢！

怀孕八个月，傻呵呵光等着抱儿子，成天缝小衣服小鞋。没告诉她。

寸劲，真是寸劲。婚后你们一直没有孩子，医生说是你的毛病，插队落下的毛病。原想等二年回陕北抱一个……我累心地叹了口气。

文革中你是抄过家，非常岁月寻常不过的事。一群十四五岁红卫



兵开进资本家四合院翻找电台，街道积极分子说有，想必是有的。你们敲墙壁——看有没有夹层，跺地板——看有没有暗室，沙发倒过来用火通条捅……结果自然一无所获。你一直自责的是，资本家的孙子端一杯水给你，你认定那水有毒，一巴掌打翻在地。

二十年后遭报应了，58岁的纪委书记要把35岁的你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至少在他退休前甬想翻身。

如今我见人吵架恨不能当下耳聋，实在不愿介入人世间诸般纷争。到头来一无所获不说，还落个明伤暗剑无公费医疗救治。你的事却不能不管。谁让你和我一个锅里搅过稠稀！谁让你说：我还能找谁？这拨儿人活到今天容易么？再不互相拉吧着点，不得叫人一个个宰喽！我们不宰人，也不能白挨宰。

说吧，我能做什么？

真不该演那么多打仗电影……

帮我找一文件，说文革的事中学生不追究。

真不该有那么多激昂高亢的冲锋号声……

还有呢？

和硝烟中飞扬破碎的红旗……

我这一份厂纪委书记多占房的材料，你想法转有关部门。

使我们本来怯懦的民族心理……

以毒攻毒。好，再有呢？

还时不时掀起好战和渴血的恶浪……

没想好，你看着办吧。

我会看着办的。还能给你打电话么？

我给你打。要不写信给我老婆。

她不跟你干架？

什么时候了，敢！

骑车小心点。

不至于。

照顾好你老婆。又追了一句：还有你孩子。

你走了。我不送你，隔着玻璃窗看你开车上车的身影，便想起那个



月夜。……你抓住我的担钩，帮我担水。你两脚生风，腾腾躁地，担两满桶水潇洒得玩似的。那镰月，那井水，那水缸，那大黑铁锅，盛接一切那青春蒸腾的日子……眼下你不潇洒如昨，我也不气盛如昨，算盘珠子样的岁月七上八下将我们一粒粒打老了，老得一肚子皱纹一脑门心事，懂得善，也懂得恶；会爱，也会恨。

别惹我。

我这人只要开动起来，能量颇大。你了解这点，略略塌心地走了。

我拨了几个电话，找文件，转材料，桩桩件件有了着落。下步是否去你厂走上一遭？我去？还是含蓄点找一个别人去？找你们厂纪委套套瓷，写篇文章吹一吹你的政绩使你能顺利出山？这事找一个脑瓜爱发热，正义感胎毛未褪，又急于报上见名的新大学生最好……

电话，听着耳生。喂你好，找谁？

就找你。

你是谁？

我是——西部牛仔！哦哦，原来是那个民族史研究生他的弟弟。

想杀人越货么？还是已经犯事前来投案？我很高兴同他胡说白道满嘴放炮。限期二十天可快到日子了！

他笑了，很欣赏很进入我的情绪情调。喂下班我请你吃饭。

为什么？

有人请吃饭还问为什么。不为什么。

钱多了烧的？

就算是吧，得了笔小稿费。

在哪儿请客？

随你。

白吃吗？

不白吃，吃完有事求你。

喲今儿什么日子！我成大慈大悲观世音了！

算雷锋阿姨吧。